H. H. MU CHINESE LIBRARY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五

奏議

議學校貢舉狀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蘇軾具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皁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

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强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

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

不用貼墨而攷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

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

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濶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

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攷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牓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牓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旣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之文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

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畧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以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
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
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
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
超然無著而不可挹豈此眞能然哉蓋中人之性
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
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
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
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勑有司
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

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襲之風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諫買浙燈狀

熙寧四年正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狀奏右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為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為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

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

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
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
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
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
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
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
以與此小民爭此豪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
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
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
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

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于民方當責已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宂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

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
留貯以待乏絶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
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
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
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
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
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
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
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
採鵁鶄江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

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
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盝子粧具二十事織
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陛下内之
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
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
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
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
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
言大於此者忍不爲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
也謹録奏聞伏候勑下

上神宗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飜然改命

會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

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强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災也其

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産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巳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强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

肯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
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
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
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
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
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
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
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
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
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爲謗謂

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

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

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葢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

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鬭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

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効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横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狠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追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

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

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淸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

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
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
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
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有擘畫不問何人
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
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
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
陳或官私悞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
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
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

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悮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冐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揺甚非善政又有奸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冐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

行令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
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
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
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
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
從宦於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
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
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
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
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

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别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别出科名哉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

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

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

而糧草不許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擧行
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
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
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
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揺或以代還東軍或欲
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
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戸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
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
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
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

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足無操瓢乞匃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户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頃臣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

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巳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巳許之變易變易既

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

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
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畧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
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
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
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
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駡曰趣
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駡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
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
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
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

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狥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

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札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

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道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以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

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鋭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

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効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嗇夫釋

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　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況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

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

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

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酧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

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

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

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諫議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

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

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日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羮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袵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刋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

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

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

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説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再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三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殽

悔痛自誓孔子録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
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
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
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
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
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
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猶饑之必食渴之必
飲豈有别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
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

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憃不識忌諱迺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讙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

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
使者而罷條例司令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
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
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
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
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
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
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
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
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

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侍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牓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

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爲明經之學若法令一行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它哉亦以失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

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爲陛下收板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卒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

亦難乎故臣以爲旣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維新之化而馮紞之徒更相告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

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
如臣等輩偷安懷禄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
下多矣不敢復望寛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臣軾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六

奏議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熈寧七年月蘇軾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爲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强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

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絶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内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覇者得之以爲覇猾賊得之以爲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

下卽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
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
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强緩急足以灌輸
河北缾竭則罍耻脣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
匱乏之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
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
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
之粟累經賑發所存無幾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
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之貧者
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

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何苦而爲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敕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饑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饑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

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謹條其事畫一如左
一臣所領齊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種得二三竊聞河北京東例皆如此尋常檢放災傷依法須是檢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數今來二麥元不曾種即無根苗可檢官吏守法無緣直放若夏稅一例不放則人戶必至逃移尋常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今數千里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爲盜矣且天上無雨地下無麥有眼者共

見有耳者共聞決非欺罔朝廷豈可坐觀不放欲乞河北京東逐路選差臣僚一員體量放稅更不檢視若未欲如此施行即乞將夏稅斛㪷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實直令三等已上人戶取便納見錢或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閣緣今來麥田空閑若春雨調匀却可以廣種秋稼候至秋熟並將秋色折納夏稅若是已種苗麥委有災傷仍與依條檢放其闕麥去處官吏諸軍請受且支白米或支見錢所貴小民不致大段失所

一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榷鹽小民仰以爲生近日臣僚上章輙欲禁榷賴朝廷體察不行其言兩路官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課日增元本兩路祖額三十三萬二千餘貫至熙寧六年增至四十九萬九千餘貫七年亦至四十三萬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難興販朝廷本爲此兩路根本之地而煑海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鰥寡陰銷盜賊舊時孤貧無業惟務販鹽所以五六年前盜賊稀少

是時告捕之賞未嘗破省錢惟是犯人催納役人量出今鹽課浩大告訐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爲農夫又值凶歲若不爲盜惟有忍饑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衆臣勘會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祖額增二萬貫却又捉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人尚多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敕兩路應販鹽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並與權免收稅仍官給印本空頭關子與竈戶及長引

大客令上曆破使逐旋書塡月日姓名斤兩與小客限十日更不行用如敢借名爲人影帶分減鹽貨許諸人色陳告重立賞罰候將來秋熟日仍舊并元降勑牓明言出自聖意令所在雕印散牓鄉村人非木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誦聖恩以至舊來貧賤之民近日饑寒之黨不待驅率一歸於鹽奔走爭先何暇爲盜人情不遠必不肯捨安穩衣食之門而趨冒法危亡之地也議者必謂令用度不足若行此法則鹽稅大虧必致闕事臣以爲

不然凡小客本少力微不過行得三兩程若三兩程外須藉大商興販決非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運無緣大段走失且平時大商所苦以鹽遲而無人買小民之病以僻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稅錢則所在爭來分買大商既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稅必多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所賣亦廣損益相補必無大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却只得祖額元錢當時官司有何闕用苟朝廷捐十萬貫錢買此兩路之人不爲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廷

爲此兩路饑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與人戸人得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性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稅半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爲生舉爲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辦又況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於所失鹽課臣所謂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者爲此也

一勘會諸處盜賊大半是按問減等災傷免死

之人走還舊處挾恨報讎為害最甚盜賊自知不死既輕犯法而人戶亦憂其復來不敢告捕是致盜賊公行切詳按問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必不免本無改過自新之意有何可愍獨使從輕同黨之中獨不免死其災傷敕雖不下與行不同而盜賊小民無不知者但不傷變主免死無疑且不傷變主情理未必輕於偶傷變主之人或多聚徒衆或廣置兵仗或標異服飾或質劫變主或驅虜平人或賂遺貧民令作耳目或畫寫道店恐動官

私如此之類雖偶不傷人情理至重非止闕食之人苟營餱糧而已欲乞今後盜賊贓證未明但已經考掠方始承認者並不爲按問減等其災傷地分委自長吏相度情理輕重內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於捕告臣所謂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荒法者爲此也

右謹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盜賊爲急盜竊不已必爲強刼強刼不已必至戰攻或爲豪傑之

資而致勝廣之漸而況京東之貪富係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亂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說願陛下深察此事至重所損小利至輕斷自聖心決行此策臣聞天聖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饑饉齊乞放行鹽禁先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覺饑旱臣愚且賤雖不敢望於蔡齊而陛下聖明度越堯禹豈不能行此小事有愧先朝所以越職獻言不敢自外伏望聖慈察其區區之意赦其狂僭之誅臣無任悚慄待罪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徐州上皇帝書

元豐元年十月　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
知徐州軍州事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
陛下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
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
一輙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
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
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
所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耻脣亡則齒寒而其民
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
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

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畧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宿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

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絶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未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

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産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

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詰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郤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

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産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

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鋭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葢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

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朞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勑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

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
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
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
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
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
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
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
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
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
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

陛下守臣權大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濶畧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强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别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

之義故眛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
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
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
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
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
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得其人常少夫
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
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
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
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

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黄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鎭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淸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鱉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

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
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
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
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
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
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
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
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
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
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

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乞醫療病囚狀

元豐二年正月　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聞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笞若饑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此漢之盛時宣帝之善政也朝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獄可謂至矣因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無法官吏上下莫有任其責者苟以時言上檢視無他故雖累百人不坐其飲食失時藥

不當病而死者何可勝數若本罪應死猶不足深哀其以輕罪繫而死者與殺之何異積其冤痛足以感傷陰陽之和是以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聞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瘐死者甚多竊懼乎獄吏與犯法者旁緣爲姦檢視或有不明使吾元元橫罹其害良可憫焉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具爲令後諸處軍巡州司理院所禁罪人一歲內在獄病死及兩人者推司獄子並從杖六十科罪每增一名加罪一等至杖一百止如係五縣以上州每院

歳死及三人開封府府司軍巡院歳死及七人即依上項死兩人法科罪加等亦如之典獄之官推獄經兩犯即坐本官仍從違制失入其縣獄亦依上條若三萬戸以上即依五縣以上州軍條其有養療不依條貫者自依本法仍仰開封府及諸路提點刑獄每至歳終會聚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門下點檢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議更加黜責行之未及數年而中外臣僚爭言其不便至熙寧四年十月二日中書劄子詳定編勑所狀令衆官參詳獄囚不因病死及不給醫藥飲食以至

非理㥕虐或謀害致死自有逐一條貫及至捕傷格鬬實緣病死則非獄官之罪況有不幸遭遇瘴疫死者或衆而使獄官濫被黜罰未爲允當今請只行舊條外其上件獄囚病死條貫更不行用奉
聖旨依所申臣竊惟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手詔乃陛下好生之德遠同漢宣方當推之無窮而郡縣俗吏不能深曉聖意因其小不通輙爲駁議有司不能修其缺通其礙乃舉而廢之豈不過甚矣哉臣愚以謂獄囚病死使獄官坐之誠爲未安何者獄囚死生非人所能必責吏以其所不能

必吏且懼罪多方以求免囚小有疾則責保門留
不復療治苟無親屬與其雖有而在遠者其捐瘠致
死者必甚於獄臣謹按周禮醫師歳終則稽其醫
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
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臣愚欲乞軍巡院及天
下州司理院各選差衙前一名醫人一名每縣各
選差曹司一名醫人一名專掌醫療病囚不得更
充他役以一周年爲界量本州縣囚繫多少立定
傭錢以免役寛剩錢或坊場錢充仍於三分中先
給其二俟界滿比較除罪人拒捕及鬬致死者不

計數外每十人失一以上爲上等失二爲中等失三爲下等失四以上爲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科罪戶杖六十至杖一百止仍不分首從其上中等醫人一界滿願再管勾者聽人給曆子以書等第若醫博士助教有闕則比較累歳等第最優者補充如此則人人用心若療治其家人緣此得活者必衆且人命至重朝廷所甚惜而寛剩役錢與坊場錢所在山積其費甚微而可以全活無辜之人至不可勝數感人心合天意無善於此者矣獨有一弊若死者稍衆則所差衙前

曹司醫人與獄子同情使囚詐稱疾病以張人數
臣以謂此法責罰不及獄官縣令則獄官縣令無
緣肯與此等同情欺罔然乞每有病囚令獄官縣
令具保明以申州委監官及本轄干繫官吏覺
察如許稱病獄官縣令各科杖六十分故失爲公
私罪伏望朝廷詳酌早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
旨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
蘇軾狀奏右臣竊見登州地近北虜號爲極邊虜

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駝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自景德以後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諸軍外更於京師南京濟鄆兗單等州差撥兵馬屯駐至慶曆二年知州郭志高爲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政不肅擘畫奏乞創置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並舊有平海兩指揮並用教習水軍以備北虜爲京東一路捍屏虜知有備故未嘗有警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始差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

信陽板橋濤洛三處去年本路安撫司又更差澄
海一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密州屯駐檢會景德
三年五月十二日聖旨指揮今後宣命抽差本城
兵士往諸處只於威邊等指揮內差撥即不得抽
差平海兵士其平海兵士雖無不許差出指揮蓋
緣元初創置本爲抵替諸州差來兵馬豈有却許
差往諸處之理顯是不合差撥不惟兵勢分弱以
啓戎心而此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處學習水戰武
藝慮有誤緩急伏乞朝廷詳酌明降指揮今後
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往別州屯

駐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罷登萊榷鹽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謂近歲京東榷鹽既獲厚利而無甚害以謂可行以臣觀之蓋比之河北淮浙用刑稀少因以為便不知舊日京東販鹽小客無以為生太半去為盜賊然非臣職事所當言者故不敢以聞獨臣所領登州斗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所在鹽貨只是居民喫用今來既榷入官官買價賤比之竈戶賣與百姓三不

及一竈戸失業漸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
海而令頓食貴鹽深山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
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有入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
於露積若行配賣即與福建江西之患無異若不
配賣即一二年間舉為糞土坐棄官本官吏被責
專副破家其害三也官無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
决可廢罷竊聞萊州亦是元無客旅興販事體與
此同欲乞朝廷相度不用行臣所言只乞出自聖
意先罷登萊兩州榷鹽依舊令竈戸賣與百姓官
收鹽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害施行謹錄

奏聞伏候勑旨

論給田募役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禮部郎中蘇軾狀
奏臣竊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
以備災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及四五
然行之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
石先帝聖意固自有在而愚民無知因謂朝廷以
免役爲名實欲重歛斯言流聞不可以示天下後
世臣謂此錢本出民力理當還爲民用不幸先帝
升遐聖意所欲行者民不知也徒見其積未見其

散此乃今日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所當追探
其意還於役法中散之以塞愚民無知之詞以興
長世無窮之利臣伏見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
其法亦係官田如退灘戶絶没納之類及用寬剩錢買民田
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
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臣聞
之道路本出先帝聖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
利寬剩錢以爲它用故更相駁難遂不果行臣謂
此法行之盖有五利朝廷若依舊行免役法則每
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錢因積所省益買益募要之

數年雇錢無幾則役錢可以大減若行差役法則毎募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減農民自寬其利一也應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舉家衣食出於官田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二也今者穀賤傷農農民賣田常苦不售若官與買則田穀皆重農可小紓其利三也錢積於官常苦幣重若散以買田則貨幣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寬剩錢者凡以爲我用耳疑謗消釋恩德顯白其利五也獨有二弊貪吏狡胥與民爲姦以瘠薄田中官估一浮浪人暫出應

役一年半歲即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慮見利忘患聞官中買田募役即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業不離主既初無所失而驟得官錢必爭爲之充役之後永無休歇患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決不可廢今日既欲盡罷寬剩錢將來無繼而繫官田地數目不多見在寬剩錢雖有三千萬貫石而兵興以來借支幾半臣今擘畫欲於內帑錢帛中支還兵興以來所借錢斛復完三千萬貫石上於河北河東陝西被邊三路行給田募役法使五七年間役減太半農民完

富以備緩急此無窮之利也今弓箭手有甲馬者給田二頃半以驅命償官且猶可募則其餘色役召募不難臣謂良田二頃可募一弓手一頃可募一散從官則三千萬貫石可以足用謹具合行事件畫一如左

一給田募役更不出租依舊納兩稅免支移折變

一今來雖以一頃二頃爲率若所在田不甚良卽臨時相度添展畝數務令召募得行但衆人所獲稍優則其法堅久不壞

一今若立法便令三路官吏推行若無賞罰則官吏不任其責繆悠滅裂有名無實若有賞罰則官吏有所趨避或抑勒買田或召募浮浪或多買瘠薄或取辦一時不顧後患臣今擘畫欲選才幹朴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屬縣令每路一州先次推行令一年中畧成倫理一州既成倫理一路便可推行仍委轉運提刑常切提舉若不切推行或推行乖方朝廷覺察重賜行遣

一應募役人大抵多是州縣百姓所買官田去

州縣太遠即久遠難以召募欲乞所買田並限去州若干里去縣若干里

一出牓告示百姓賣田如係所限去州縣里數內仍及所定頃畝（或兩戶及三戶相近共即及所定頃畝數目亦可即）須先申官令佐親自相驗委是良田方得收買如官價低小即聽賣與其餘人戶不得抑勒如買瘠薄田致久遠召募不行即官吏並科違制分故失定斷仍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一預先具給田頃畝數出牓召人投名應役第二等已上人戶許充弓手仍依舊條揀選人

材第三等以上許充散從官以下色役更不
用保如第等等不及即召第一等一戶或第二
等兩戶委保如充役七年內逃亡即勒元委
保人承佃充役
一毎買到田未得交錢先召投名人承佃充役
方得支錢仍不抑勒
一賣田入官須得交業與應募人不許本戶內
人丁承佃充役
一募役人老病走死或犯徒以上罪即須先勒
本戶人丁充役如無丁方別召募

一應募人交業承佃後給假半年令葺理田業
一退攤戶絕沒納等係官田地今後不許出賣
更不限去州縣里數仍以肥瘠高下品定頃
畝務令召募得行
一係官田若是人戶見佃者先問見佃人如無
丁可以應募或自不願充役者方得別行召
募
右所陳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條伏乞朝
廷詳議施行然議者必有二說一謂召募不行二
謂欲留寬剩錢斛以備它用臣請有以應之當民

之家以三二十畝田中分其利役屬佃戶有同僕
隸今官以兩頃一頃良田有稅無租而人不應募
豈有此理又弓箭手已有成法無可疑者寬剩役
錢本非經賦常入亦非國用所待而後足者今付
有司逐旋支費終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建無窮之
利如火鑠薪日減日亡若用買田募役譬如私家
變金銀爲田産乃是長久萬全之策深願朝廷及
此錢未散立此一事數年之後錢盡而事不立深
可痛惜臣聞孝子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
王周公所以見稱於萬世者徒以能行文王之志

也昔蘇綽爲魏立征稅之法號爲煩重已而歎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解之其子威侍側聞之慨然以爲已任及威事隋文帝爲民部尚書奏減賦役如綽之言天下便之威爲人臣尚能成父之志今給田募役實先帝本意陛下當優爲武王周公之事而況蘇威區區人臣之孝何足道哉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思慕感涕不知所報冐昧進計伏惟哀憐裁幸謹錄奏聞伏候勑旨